

# 金戈鐵馬關山行

## 我的經過

徐庭瑤

西人有句格言說：「有了經驗，必須回想才有價值。」回想我的經過是很艱苦的：民國四五年間，我在保定軍校讀書，正是袁世凱準備做皇帝的時候，有人報告他說：「保定軍校學生，很多革命黨，近來從郵局中查獲他們匯來大宗款項，恐怕他們要向南方逃跑；如果讓他們逃到南方去，對於帝制是不利的。」袁氏接到這報告，便調了一個親信的師長來當保定軍校校長；那位師長，他的軍隊就駐紮在保定。袁氏曾給了他一個密令，星期日不准學生外出，如有反動，可用機關槍掃射；保定軍校的校舍，除了大門和後門可以進出外，別無道路可與外面相通，而大門和後門便有機關槍架着，不許學生出入。並下通令，不准學生看報；這時對外消息隔絕，非常苦悶。而袁世凱的部隊，又常常到學校區域內打靶示威，甚至吹衝鋒號，聲音從遠處越吹越近，產生一種恐怖氣氛。有時半夜吹衝鋒號，喊殺，酷似大隊向學校進攻的光景；這時真是一夕數驚了。

我在保定軍校畢業後，派回到安徽部隊見習，那時安徽省的督軍是一個大軍閥倪嗣冲，他的軍隊名叫安武軍，安武軍出操時，士兵們流行一套歌詞說：「穿長袍子掛洋刀，騎小驢子來看操

，步伐操不好，軍衣變長袍……」這歌是士兵描寫他們的統領愛穿長袍看操，袍外面掛指揮刀（當時稱為東洋刀）；統領看操時常騎一小驢，見操作者步伐不好，慣令士兵罰跪，罰跪後人體變矮，軍衣便像長袍一樣；這樣的歌詞真幽默。

### 保定軍校北洋部隊

見習官是和官長在一桌吃飯，有一次吃飯的時候，一位哨長用筷子敲碗，哨官便說：「你的飯碗快要打破了！」這哨長回答說：「我的飯碗是槍桿子打來的，誰能把我的飯碗打破？」另一哨長又說：「誰要想打破我的飯碗，我先把他的槍了，然後帶着我的槍上山，看誰還有辦法來打破我的飯碗！」像這樣指東罵西的事情，不一而足，我只有裝聾作啞忍氣吞聲罷了。

有一天忽然督軍署來了電報，要我趕快到督軍署報到，聽候任用。那時正是黎元洪和段祺瑞不和，倪嗣冲組織督軍團幫助段祺瑞，要把軍隊調往北平去逼迫黎元洪屈服，因此有些人便向我說：「你能寫能畫，軍隊出發需要參謀，一定是你去當參謀，這是你的好機會。」我到了蚌埠，向督軍署報到，等了多日，毫無消息，我便見

參謀長請示，參謀長說：「要你來此幹什麼，我不知道，你可以去見副官長。」我便見副官長，副官長說：「你見習很久，沒有差事，現在軍隊要開往北平，成立很多的輸送隊；督軍的恩典，給你當輸送隊分隊長，帶伙子三十名，但是伙子是要好好的帶，如若逃走，是要將你嚴辦的！」我覺得這個恩典是不敢接受，因此就離開了安武軍。那時歐洲第一次大戰，已經打了三四年了，中國對德宣戰，組織參戰軍預備參戰；我便到參戰軍裏當連長，那時我的團長姓劉，是個道地的老粗，對部下十分的兇惡，罵人一罵便罵到兩三個鐘點不停，劉團長當兵時最好和人打架，有一次打架，抱着人的頭，一口便把人家的耳朵咬了下來，咬下來還不算，竟把人家的耳朵嚼碎，咽下肚去，因此大家都稱之為「劉二虎」；劉二虎最憎惡學生，曾公開的宣稱：

「這一班學生，等到打仗的時候，我一定要收拾他們。」有一次剿匪時，我們心裏非常擔心，恐怕團長要乘機收拾我們。又想着，我們團長打仗一定是勇敢，那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，當部隊和匪接觸時，二虎却躲在老遠的地洞裏，等到土匪打跑了，二虎拿着一把大刀，光着上身跑出

來說：「你們不要拉我，我要和土匪拼一老命！——跟隨如此二虎的長官，是無法幹的。」

迨後，我到了廣東東路討賊軍當連長，提到這一時期的連長生活，也是苦極了。那時粵軍餉項發的是銀元，部隊終年的行軍作戰，出發時，每連發一個月的伙食有千餘元；我的特務長是上面派下來的，最好賭博，連上公款，不敢交給，又不敢放在行李中，恐怕伙子拐逃；當時的連長，都自帶步槍一枝，子彈一百發，我就祇帶十發子彈，把銀洋分別包着裝在布子彈帶內，自己纏在身上，越揹越重，還要爬山越嶺，日行百里，那種生活真够苦了。

## 秃山陣地九死一生

世間不可預料的事是常有的，我在充這連長時，曾遇着了一件意外的危險，有一次這一連奉命在永湖附近的一個山頭擔任警戒，這山是一座光山，沒有一棵樹木，伙仗們住在山下的一個小村莊裏把飯煮熟，挑送上山，送飯的時候，須經過一座石橋，有一天忽然大雨，山洪陡漲，伙仗送飯走到橋邊時，橋上已漫着幾寸深的水了，眼看着橋上的水仍在往上漲，這伙仗連忙的過橋，走到橋中間，水便平了腰，再走幾步，水平到胸部，伙仗連忙回轉向後走，水已沒頂，這伙仗便在陡漲的山洪裏犧牲，而我和全連的士兵們便開始絕食了。大雨一陣之後，便刮着大風，我們用樹枝搭了些小棚，把軍毯蓋在上面，以避風雨；誰知被一陣狂風將軍毯吹到山下，有的軍毯還吹到敵人陣地裏去。這時我們的衣服都被雨淋濕透

了，忽然出了太陽，潮濕的衣服又晒乾了。就這樣淋一陣雨，晒一陣太陽，繼續不斷，山谷裏洪水不退，伙仗送飯到山脚下，隔水不能過來，濕熱侵入每個人身體內，如是者六七天，全連官兵都發高熱燒得倒下來不能行動，一直到第七天的下午，山洪纔退，特務長帶着伙仗送飯，到山上一看，這連長和全連的士兵們都躺在地上，不省人事，於是趕快雇伙子把我和士兵一個個抬下山醫治，無人不燒得眼紅面赤昏迷不醒；倘若大雨再繼續兩天，我和全連士兵必同歸于盡，這真是一件不可預料的危險際遇了。

以後當了兩年營長，生活也是很苦的；每次出發時，每人自帶草鞋兩雙，僅能穿半個月，而走到那種荒山中，有錢也買不到鞋子，這時便要赤腳。因此我雖是當了兩年營長，而穿鞋的日子却是很少，赤腳所走的路，大半走的是荆棘叢生的羊腸小道；那個時候，我腳掌的老皮，磨得很厚，喘在石子上，完全沒有知覺的。

以後調任國民革命軍第八團團長，那時革命軍基幹部隊只有九個團，在攻惠州城時，攻城部隊共有三萬餘人，第八團擔任的是北門攻擊；經過了一場慘烈的戰鬪，第八團竟攻到了城下，然而犧牲也是很大，後來攻破了北門城，第八團是首先進惠州城的部隊。

廣東平定後，繼續北伐，盤踞福建的周蔭人，以先發制人的手段，帶了三萬五千人來攻潮汕，派兩萬人向廣東松口前進；自己帶一萬五千人住在福建境內永定城裏。第八團奉命由側方向永定前進，用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，把永定城四面

的高山佔領了，周蔭人部隊全數退到城內，城又小，人又多，第八團從山上用槍向城東射擊，城內部隊則向城西亂竄，向城西射擊，城內部隊又向城東亂竄；後來第八團向城內普遍的射擊，城內秩序大亂，周蔭人便帶了七八個衛士在黑夜中從空隙逃走了，於是永定城被我攻破，俘虜了一萬多人，得槍一萬多枝。後來我又奉命反攻松口的背後，那兩萬敵人被我們前後夾擊，向滿山遍野的潰散，而被消滅了。

## 鐵甲車戰鬪的感想

周蔭人消滅以後，我便隨軍到了福建，調充獨立第四師副師長，後又調到南京第二師副師長代理師長，到了南京以後，奉命率隊繼續北伐，沿鐵路線前進，鐵路線上有很多張宗昌的鐵甲車，這時對鐵甲車作戰很感困難，鐵甲車的戰術是先用砲猛打，打了以後就開足馬力往前猛衝，衝到近處就用機關槍猛射；車上官兵都是白俄，白俄們好喝酒吃肉，傷兵被他們拖上車便殺死煮肉吃喝酒，這樣殘忍的鐵甲車，在當時是沒有武器對付的。當第二師攻到臨淮關的時候，在路以左的部隊忽然失利，第二師奉命死守臨淮關，白俄以鐵甲車二列衝到臨淮關後面八里的地方，從後面向我們打砲，前面二列鐵甲車攻擊更猛，四列鐵甲車向我們前後夾擊，打了四天，敵人步兵七個師從四面把我包圍，我們的陣地成了一個孤島；到了第五天，給敵人一個反攻，才把敵人打退。

北伐到了濟南時，日本人出來搗亂，從東北

調來大部隊向濟南攻擊，發生五三慘案；並聲言如果革命軍不北伐，他們就無事，目的在阻撓北伐，因此北伐軍決定留一師人守濟南城，其餘部隊撤到泰安，繞道渡過黃河，繼續北伐，便決定留第二師守濟南城，我便擔任這個守城任務，守了十多天，日軍砲轟很猛，地方受廢爛太重，我便奉命退出濟南城。

北伐成功後，軍隊縮編，我編為陸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，民國十九年，隴海路作戰，我代理第一師師長，擔任正面攻擊，對方以鐵甲車一列停於鐵路上，炮火左右支援，我的攻擊不能進展，我却非常着急，後來我調了兩列鐵甲車前來參戰，這兩列鐵甲車炮的效力不如對方鐵甲車，而機車馬力則較強，這時我便有了辦法，決定先把敵鐵甲車俘虜過來。用什麼法子俘虜呢？即是把兩列的鐵甲車，共有四個火車頭，連在一起，對方一列鐵甲車只有兩個火車頭，我們用四個火車頭的鐵甲車隊向敵人鐵甲車衝過去，與敵車相撞，然後把敵人的鐵甲車鉤住，四個火車頭開足馬力往回拖，這便可以俘虜過來，計劃既定，準備亦已完畢，便開始動作，這時我在第一輛鐵甲車上，敵人看到我的鐵甲車衝來，便開炮猛烈轟擊，連打十幾砲，都不會命中，我也開炮還擊，也未命中，我遂開足馬力加速的前進，進到離對方鐵甲車只有四百公尺，敵砲瞄準太容易了，繼續的向我車猛烈射擊，我所在的第一輛鐵甲車被擊中了兩顆砲彈，車上人員死傷很多，車子似亦不能前進了，我便下車指揮鐵路兩旁的部隊，這時敵砲繼續的猛烈射擊，一彈落在我的前面十步爆

炸，我便命中五個破片，受了重傷（左臂打斷，左腕、左頸、右腕皆受創），後來醫治四個月，休養三個月才好。傷好後任第四師師長，部隊經過八個月的訓練，第四師遂成了勁旅，二十一年，第四師擔任皖北剿匪，頗著戰績，是年冬，擴編為十七軍，我便充第十七軍軍長。

二十二年，倭寇進攻熱河，華北駐軍兵力薄弱，第十七軍奉命北上參加抗日，第十七軍一經北上，日軍對我們的作戰計劃，立即改變，他稱第十七軍是中央軍，日軍若欲制服華北，首先要把中央軍打敗，打敗了中央軍，其餘部隊便不敢打，一切不成問題，這時第十七軍正從北平晝夜不停的向古北口前進，準備接防古北口，於是日軍派西義一大將率第六、第八兩師團向古北口急進，先佔領之。古北口地勢很高，仰攻非常困難，我們的裝備又劣，地形又不利，猛攻二日死傷極重，於是專守古北口以南五華里的南天門，新開嶺一帶，在此陣地，守了七十餘日，日軍最猛烈攻擊，共有二十多天，未能奏功，日軍感覺到這一路是很難進攻的，於是便從喜峯口攻進來，一直到了北通州，我便奉命退守北平。撤到北平，我奉命守北平城，這時北平外僑共有二千餘人，必先妥為安頓，否則妨害作戰，三天即完成城防工事，最後的一夜，把北平前門外東西車站連貫鐵路接起來，完成了環城鐵路，戰事遂告結束。

戰事結束後，我奉命兼保定行營主任，二十三年，奉命率各部份人員共十八人到歐美考察軍事，二十四年歸國，感覺到我們的軍備過於落後，實不足以應付將來的戰爭，建議建設機械化部隊，以應現代需要，並預為訓練人才，是時蔣委員長遂命我辦理交通兵輪重兵通信兵三個學校。

### 裝甲鐵軍反攻緬甸

編者按：以下文字是抗戰期間，徐庭瑤將軍擔任機械化部隊司令，從組織訓練到反攻緬甸的憶述，雖時過境遷，仍可想見當年我裝甲兵健兒的雄風。

戰車部隊是現代作戰的主力部隊，中國駐印的戰車部隊狀況，是從軍知識份子們所關心的，常常有人向我打聽詳細情形，我不便發表，我只能把概要情形，簡單的說在下面：

在印度戰車部隊，一般官兵的生活習慣很能入於正軌，他們的體格，大多數都是很發育、很強壯，他們的一切行動，很能表現道德和高等紀律，路上的車輛大都是機械化部隊的，來往不斷，無人管理，而秩序很好，車子停在路旁若干日，不需要人照料，而車上東西絕不會遺失，全體的戰車部隊，却是駐在帳篷內，一年多了，雖在雨季生病的人也很少，在那戰車部隊駐軍區域，有夜不閉戶道不拾遺的景象，真是我們一個理想的世界了，這一種很好的景象已經成為自然了，其原因是因為戰車部隊各級的軍官都是程度很高，而且沒有染過壞習慣的青年軍人，戰車部隊士兵大多數是機械化學校的學兵，和從軍學生，以及各處送去的特種標準新兵，全沒有壞習慣，印度駐軍區社會環境又好，當我到印度視察戰車部

隊的時候，美國軍官向我談道他們的素質優秀，紀律良好，是再三的稱贊。

說到他們的作戰情緒，士氣非常旺盛，戰鬥意志也很堅強，他們的作戰經過，差不多每個戰車都被打中過敵人的防禦砲彈，但是不能打穿他們的鋼板，我們每次攻擊總是成功，這一般連排長們，科學基礎都很好，軍事學術也向新的道路上前進，他們六七年來所練習的戰鬥動作，和學習的戰術，沒有車輛，找不着機會表演，這一回算是得着一個機會，把拿手好戲表演到舞臺之上，給觀眾們看一看，其所以能表演成績的原因，美國車子性能的優越，補給辦得好，要佔了作戰勝利的一個很大因素。中國戰車在緬北作戰的成績，可算是中國的精神配合美國的物質湊合而得來的，他們所用戰車，性能優越究竟到什麼程度，我不便公開發表，我只可這樣說，比敵人的戰車是好多。至於印度軍隊的補給辦得好，我可以大概的說一說，他們的給養分為三等，第一等是前線給養，第二等是前方給養，第三等是後方給養，官長士兵給養，差不多都是一樣，雖是後方給養，菜飯也很好，不特伙食列為給養，即是香煙口香糖，也列在給養之內，前線作戰部隊的給養，在那原始森林地帶作戰，由後方用汽車向前輸送，倒很困難，那裏都是用飛機運輸到前線，用降落傘丟下，美國的降落傘，有紅綠白三種顏色，在前方時時看見紅綠降落傘滿空飛舞，如同天女散花一樣，他們部隊得着了補給品，紅綠傘也保存着，因為野人山的野人，最喜歡穿紅綠綢的衣服，日本鬼子走錯路被野人捉去，就

拿來換降落傘，野人送來一個日本鬼子，通常換給一個紅綠降落傘。

### 新式兵器新式戰技

關於彈藥補充，辦得更好，此處不便細說，至於衛生，在印度醫院裏都是美國有名的醫生，好醫生好藥品都是外間沒有的，傷者多用飛機後送，醫院內輸血手術最好，傷者當時不死，到了醫院就絕不會死。醫院內統計，因傷而死者只千分之二，醫治毫無痛苦，特別專用的藥品很多，拿戰車裏面所帶的藥來說，內中廿餘種，都是特製的，如海綿、碘酒、自己注射藥針、無麻醉性止痛藥、燒傷藥、救護吊帶等，都是國內未曾見過的，戰地的環境衛生辦得也好，一個露天電影場，每人座位上，便有防蚊藥水一瓶，拿這樣的物質來配合作戰，當然戰鬥力很強。

關於他們的的教育，在印度的戰車教育機關，教官有七十餘人，中國教官與美國教官各約半數，教育設備，他的圖表、模型、車輛、武器、教育電影、電訊器材、實習工具，非常充足，他的教育消耗大宗汽油材料，盡力的用，不加限制，教育方法，是分業的流水式教育，教育實施，是很積極，按計劃實施，不分晴雨，教育主要科目，是戰車汽車駕駛、保養、戰車射擊（包含機關槍、衝鋒機關槍、砲，各種火器的射擊）、戰車無線電通信、戰車戰術五項，還有次要的課目十一項，學會所需時間約四個月。

說到他們在緬北的作戰經過，可算是一個奇蹟，也是我們意想不到的成功，因為印緬交界的

野人山，是無人跡、無道路，崇山峻嶺的原始森林地帶，戰車通過數百公里地帶，與毒蛇猛獸，馬蝗病菌，狂風暴雨相搏鬥，簡直是一個開天闢地的工作，在印度戰車部隊，從這種地帶打過來，真是一個艱巨的工作。

他們對於學術的貢獻，可算是一大創造，是使用技術來改變了戰術，每人駕着數十噸的坦克車，通過崇山峻嶺的原始森林地帶作戰，這是老戰術認為不可能的，日本人也認為不可能，但是他們竟然克服種種困難，把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，而把老戰術丟開，用他們自己創造的新戰術，打得敵人沒有還手的餘地，這便是他們使用技術來改變了戰術。我們的戰車部隊，成立才有幾個月，全是新官新兵，而能打掉敵人第十八師團司令部，並不是他們作戰經驗勝過敵人，而是他們戰鬥技能勝過敵人。舊部隊的作戰經驗，人人都有的，新部隊作戰經驗，人人都沒有，舊的作戰經驗，不能算作新的作戰經驗，如同趕大車的經驗，不能當作開汽車的經驗一樣，常常有一班腦筋過了時代的軍人，老氣橫秋的吹作戰經驗，他並不知道時代已經過去了，他所吹的經驗根本沒有價值可言了，在緬北作戰中的戰車部隊，是以作戰技能勝過經驗，他們拿技能來勝過經驗，用技術來改變戰術，可算是對於軍事學術上一大貢獻，一大創造。說到此地，我有一個希望，中國戰車部隊的戰士，爲着能以接受複雜的教育，和發揮新兵器的效力，知識份子來從軍，是我國戰車部隊最需要的，而從軍也是你們的希望，知識份子們，來到戰車部隊從軍，是我們十分歡迎的。